

“复作淮南客，因逢桂树留”——李白与寿州的千古情缘

赵 阳

酒肆幡旗临风轻扬，行人从容雍雅，南北风物、四方口音交融一地，烟火繁盛而温润。李白随性漫游街巷，听乡人闲谈八公仙迹、淮南著书、淝水战事，一城千年往事娓娓入耳，涤荡心怀，令远道而来的诗仙沉醉流连、迟迟不归。

留居数日，遍览古城风物。恰逢秋光澄澈、风淡云轻，李白从北门出城，独赴八公山，去寻访那位传说中的隐士白毫子。

山道蜿蜒曲折，凸起的青石被常年雨水冲刷得温润古朴，两侧林木层叠叠翠、浓荫蔽日。山风穿谷，松涛簌簌，涧溪清泉叮咚悦耳。拾级而上，市井人烟渐远，尘世喧嚣尽消，唯余空山清幽、草木含香，满目清宁悠远。

乡野相传，白毫子隐居淮南小山深处，绝尘避世，超然物外，朝餐山涧石髓，夜卧松下流云，淡泊自在，近乎仙人。李白一生慕爱山林，倾心隐逸，天性疏放不羁，行走于清幽空灵的山野之间，愈发向往弃功名、亲山水的超然生活。他一路循谷探幽，遍历松泉涧壑，一心期盼在某处青石旁、古松下或林深处，邂逅那位风骨萧然、须发皓然的山中隐者。

然空山寂寂、林木森森，唯闻山鸟啾鸣、清风穿枝，终不见隐士踪迹。

日过晌午，暖阳穿叶，洒落一地碎金光影。山风徐来，山花零落。李白行至一处开阔山崖，放眼远眺：苍石苍苔，绿萝缠木，佳木葱茏叠翠；远山连绵遥接淮水，碧峰逶迤，绿水迂回，景致清绝壮阔。寻隐不遇，李白心中毫无怅然，八公清秋的清谧气韵早已涤尽一身尘烦。他就地坐在青苔石上，解下酒葫芦，对山独酌。清风拂袖，落花沾衣，松涛绕耳，山水安然。多年功名奔走的困顿，前路漂泊无依的迷茫，尽数消融于空山秋色。人栖山野，心随云闲，物我相融，诗意自生。就在这片清幽旷远的八公秋景中，李白临风落笔，一气呵成千古隐逸名篇《白毫子歌》。

“淮南小山白毫子，乃在淮南小山里。夜卧松下云，朝餐石中髓。”开篇以空灵笔墨描摹隐士超然尘外的仙姿，满含倾慕；“小山连绵向江开，碧峰巉岩绿水回”，眼前实打实的八公山水，青山枕水，峰峦含秀，步步成景，信手拈来；“拂

花弄琴坐青苔，绿萝树下春风来”，尽抒独坐山林的悠然随性；最后一句“可得见，未得亲。八公携手五云去，空余桂树愁杀人”，轻落一缕寻隐不遇的怅惘，余韵悠长。

世人誉李白为“诗仙”，其本心却始终还是红尘志士。他既有归隐山林的闲散雅趣，亦有兼济天下的家国壮志。八公风月可容他一时栖身，却留不住他求索四方的脚步。出世之悠然与入世之热忱，寻隐之欣喜与不遇之微憾，万般心绪皆凝于笔端，藏入八公山的秋风秋色之中。

“八公山下，草木皆兵。”淝水之滨，是名垂青史的淝水古战场。千年烽烟散尽，金戈铁马，鼓角争鸣皆成过往，如今淮水从容东流，两岸滩涂平阔，草木疏朗。昔日前秦百万雄师列阵淮上，旌旗蔽日，东晋将士凭山据水、固守敌敌的峥嵘过往，尽沉湎于这片苍苍水土。下山之后，李白伫立淝水岸边，夕阳铺照碧波，河面鎏金，熠熠生辉。回望叠翠八公，千年战史风云奔涌心头：苻坚重兵压境，声势滔天，东晋守军倚山凭险、沉着御敌，终以少胜多，扭转南北战局，铸就千古军事传奇。山河如故，岁月沧桑，古战场的磅礴气韵历久弥新。李白临水沉吟，久久伫立，感慨万千。一座寿州，一山一水，竟可凭天险扼百万雄兵、定南北大势，其山河雄魄与文脉底气，足以震撼古今。

淝水漫游之际，李白偶遇青年武将张遥。当日风清气朗，天阔云舒，张遥一身劲装，身姿英挺，凭岸远眺山河，气度沉稳，风骨凛然。二人一见如故，言语投契，皆是心怀家国、慷慨磊落之士。闲谈得知，张遥身怀韬略，勇武过人，即将履职寿阳幕府，戍守淮上疆土，守护一方安宁。数日相伴，两人同游古城，共览山河，纵论古今、互抒壮志，江湖相逢、相见恨晚。转瞬秋风乍起，鸿雁南飞，渡口帆影高悬，离别将至。感念友人奔赴疆场、以身许国，李白豪情顿起，挥笔写下雄浑诗作《送张遥之寿阳幕府》。

“寿阳信天险，天险横荆关。苻坚百万众，遥阻八公山。”诗篇开篇，尽写寿州山河形胜与千古战史，将寻常山水化作护国雄关。继而笔锋慷慨一转：“不假筑长城，大贤在其间。战夫若熊虎，破敌

有余闲。”山河天险非安邦根本，贤臣良将，赤胆忠心方为立国基石。诗句贴合寿州实景、呼应千年史韵，盛赞友人勇武，殷殷期许其建功立业、不负初心。全诗借古励今、情景相融、意气昂扬，尽显盛唐文人的家国襟怀与浪漫风骨。

开元十四年的寿州之行，融山水、载史韵、结知己，成为李白羁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岁月流转，半生漂泊，天宝年间，遍历天下山河的李白再度溯淮而上，重访寿州故地。

八公山叠翠依旧，东淝河绕城如故，古城风韵宛然如初。旧地重游，风物依然，心境却添半生沧桑与缱绻。半生江湖辗转、壮志未酬，阅尽人间风物，唯有寿州这片淮上水土，可温柔安放他漂泊无依的身心。驻足临风，不尽唏嘘，李白写下《寄淮南友人》，一句“复作淮南客，因逢桂树留”，寥寥数字，道尽对寿州最真挚绵长的眷恋。世间山河万千，唯有寿州让他甘愿为一树桂香、一山清风、一城古韵而留。

李白一生四方漫游，天下城池多半匆匆一瞥、云烟无痕，唯独寿州收纳了他寻仙的纯粹、怀古的厚重、交友的赤诚、济世的豪情，给予他独一无二的精神归依：八公山的清幽仙逸，安放其超然出世的情怀；淝水古战场的雄浑壮阔，契合其建功立业的理想。一柔一刚、一隐一壮，恰好映照出李白最本真的精神底色。

岁月匆匆，盛唐帆影早已隐入淮水烟波，当年登山把酒、临水题诗的诗仙风姿，已沉淀为千年岁月里的绝代风雅。诗文不朽，文脉永续，这段跨越千年的山水情缘，至今熠熠生辉。

暮色垂落，夜幕轻铺，远方八公山化作连绵起伏的墨色轮廓。古城灯火次第绽放，路灯沿着城堞蜿蜒铺展。晚风习习，遛弯的市民有增无减。淝水悠悠，皓月凌空，水中人造的月亮也亮了，天水两轮玉盘相映成趣。月亮旁边，画舫轻摇，弦音婉转，古城量身打造的吟诗秀准时开场。游人笑语温婉，徜徉淝水之滨，品诵千古诗文，依然可窥见那场盛唐诗仙与淮上古城的温柔相逢。山水不负诗仙，诗仙不负寿州。一场盛唐相遇，千年文脉相守。李白与寿州的千古情缘，随淝水长流不息，伴八公青山长青，岁岁绵延、代代相传。

□散 文

报秋使者紫薇花

刘文勇

立秋与紫薇花关联密切。紫薇花是立秋代表性花卉，被称为夏秋交替的报秋使者。紫薇花有“百日红”“满堂红”的雅称，是上天赠予夏秋温柔美丽的天使。紫薇花，花色或红或紫或白，树姿优美，花色艳丽，花开于夏季少花季节，立秋进入盛花期。紫薇花清纯淡雅，远远望去，花团簇簇，繁花似锦，烂漫了夏秋时光，惊艳了诗人眼眸。“盛夏绿遮眼，此花红满堂。”紫薇花是观花观景观美的炫彩韵长之花。

夏意浓时，立秋使者爬上枝头。紫薇花在夏日的骄阳下，绽开明艳容颜，满目之美，姹紫嫣红，婀娜多姿。一树繁花，绽放在入秋的微凉里。紫薇花花朵多样，浅紫、淡粉、洁白，层层叠叠，云霞似的簇拥枝头。紫薇花瓣薄如蝉翼，花朵若锦缎，在立秋的微风中舞似飞燕，美如西子，如洛神再现。暴烈的暑阳筛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花瓣上，点点碎金，清清凉凉，缱绻缠绵，像是紫薇花对酷暑的回眸，又像紫薇花对秋色的流韵。当立秋的清风席卷夏的繁茂，当千万树木一叶知秋，枯萎变黄的树叶铺满蜿蜒小径时，紫薇花以“百日红”的执着，在登上秋的舞台时，简素沉静，无可选择地进入了它的盛花巅峰。紫薇花在初秋的清寂中，花朵热烈而从容。满树绚丽花朵，是对初秋的温暖缠绵，是低调内敛的自信，是朴实素净的高贵，是大智若愚的智慧。初秋的风轻轻拂过，片片或浅紫或淡粉或洁白的花瓣缥缈飘落，深情地轻吻着淮地初秋的泥土。

紫薇的飘花，片片花瓣，都是送给大地的诗章。紫薇花芳洁迎秋，迎的是从容，迎的是豁达，迎的是清幽沁心。秋风克制驯服着炎热，紫薇如幽人般羞涩缠绵，是低调内敛的自信，是朴实素净的高贵，是大智若愚的智慧。初秋的风轻轻拂过，片片或浅紫或淡粉或洁白的花瓣缥缈飘落，深情地轻吻着淮地初秋的泥土。紫薇的飘花，片片花瓣，都是送给大地的诗章。紫薇花芳洁迎秋，迎的是从容，迎的是豁达，迎的是清幽沁心。秋风克制驯服着炎热，紫薇如幽人般羞涩缠绵，是低调内敛的自信，是朴实素净的高贵，是大智若愚的智慧。初秋的风轻轻拂过，片片或浅紫或淡粉或洁白的花瓣缥缈飘落，深情地轻吻着淮地初秋的最明媚、最葳蕤的翡翠华裳般的风景。

紫薇将夏的炽热与秋的清雅，酿成浓郁的高雅繁花，在夏秋的枝头，写下浓郁清浅的散文诗。立秋的清风，带着微凉的爽润，拂过弥茂的紫薇枝头，满树的紫薇花，在飒然的秋风中，坚挺地绽放。“百日红”的漫长，毫无歇歇，处时和不张扬，逢岁丰不炫耀，置旷野不落寞，以其曼妙身影，精诚表露夏的骄傲，纯净显示秋节的绰约。紫薇花走在夏秋交界处，飘逸着淡雅清幽微甜的天然之香，闻之心旷神怡。清幽之香，需屏息静气方能捕捉。紫薇花独特香味沉入肺腑，百转回味，悠长清幽。半夏半秋，恰到好处芬芳，自在有味。纵使秋雨来袭，也要倚于岁月门楣，留下悠长的沁心般凄美。抑或秋风脾气暴躁，卷走紫薇些许花蕊，绝不可能卷走紫薇的铁质风骨。紫薇行走初秋，像极曹植笔下幽韵风雅的洛神，暗香清佳，静美芳洁。

立秋，是季节的渡口。凉热相携的浅秋，万物悄然变化。紫薇仍以它的倔

□散 文

两种阵地，同一颗红心

王运雨

我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。夏天的晚饭后，爷爷就坐在堂屋看战争剧。他摇着蒲扇，我蹲在院并画圈圈，偶尔抬头看堂屋门口透出的光，爷爷的影子被电视屏幕映在木头门框上，腰板挺得笔直。他总是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，枪炮声从堂屋涌出来，填满整个院子，连胡同口都能听见动静。剧里的冲锋号一响，他就紧紧盯住屏幕，嘴里说着：“好样的，好样的。”那时候我不懂，只觉得电视里的炮火和院子里的蝉鸣混在一起，是夏天该有的声音。

爷爷是老党员，爱解放军爱得很直接。村里谁家孩子参军了，他能高兴好几天，逢人就说“那孩子有志气”；电视里播战争片，他提前半小时就搬好凳子坐定，手边一杯白开水，从头看到尾，一动不动，连水凉了都忘了喝。他常说一句话：“咱能过上这好日子，全靠当年的解放军。”

就这一句。他没有故事可讲，没有英雄可指名道姓，他甚至说不出哪个具体的战役，但他知道今天的安静饭桌是有人用命换的。这份认知朴素得像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，不花哨，但扎得深。

那年八一，我和师兄正在进行主变风冷双电源切换试验。傍晚的厂区，巨大的冷却塔在暮色里沉默地矗立着，塔顶的航标灯一明一灭，头顶的星光开始一颗颗亮起来。我正蹲在控制柜前，手机在工装口袋里响了——是爷爷打来的。接起来，背景音夹杂着电视剧片头曲的旋律，他喊：“上班呢？”声音穿过电波和噪音，有些模糊。我说：“嗯，值班。”他嗯了一声，沉默了两三秒，又说：“好好工作，别分心。”就挂了。从头到尾不到半分钟。

挂了电话，我站起身，抬头看头顶

强与温柔，在初秋画卷上，靓丽着最浓烈的色彩。气韵柔美，质地灵动，意境清雅脱俗，如朦胧月光，给人以幽静、纯净之感。花色浅紫色，娇艳动人，为初秋增添柔美色彩；花色淡粉者，清新平淡，娇嫩柔顺，好像要滴出汁水；花色洁白者，尊贵吉祥，宁静而安逸，舒适而愉悦。初秋朴实素净的淮地，爽润的秋风拂过树梢，掠过面颊，芳香气息飘满淮河大地。紫薇花在微凉的秋讯中，将一树树紫色云霞，将一片片粉紫艳红的浅吟，交织成盈盈清湾的女神，流转明眸着俏丽，万点紫色尽显独特风韵。紫薇花的枝桠，缀满繁盛的精雕细琢般花朵，你争我赶地向上伸展，悠悠地诉说着生命的执着，描画着身姿清雅的气韵，尽显着原始雄浑的仙姿风韵，以温柔气韵的雅趣从盛夏开到浅秋，以“百日红”的婉丽，守候着夏秋深邃氤氲的时光。微风拂来，花枝摇曳，花瓣轻舞，细碎的柔瓣在秋风中翩跹，零落的柔瓣点缀着淮地端庄纯粹。紫薇花瓣经不起雨神的折腾，花开花落，自然规律，是雅洁素净的礼赞。紫薇花的清朗明媚，点亮了淮地的角角落落。紫薇花的柔和嫣然，如灵泉般洗涤着淮人心中尘埃，高洁清雅地绽放出心中蓬勃升腾的潜能。

紫薇花是吉祥的贵人花。民间传说紫薇花乃天上紫薇星下凡，象征尊贵福照、官禄命盛。紫薇星又指“紫薇垣”，古人将紫薇垣视为天帝的居所，其位在天空中心，且众星环绕护卫，故紫薇成为人间皇帝的代称。北京故宫的紫禁城，即由此而来。紫薇星在道教被视为紫薇大帝，地位仅次于玉皇，统帅星辰山川，为上天万神之神。民间又传说，紫薇星常下凡而成为神话人物，如周文王长子伯邑考、唐代女皇武则天等。白居易有著名的《紫薇花》诗：“丝纶阁下文书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微郎。”白居易自称紫薇郎，此雅称可谓不俗。可见紫薇花在白居易心中的高贵地位，及其不俗的清澈智慧。紫薇有自己的风骨，不傲世，却傲骨，以繁花秀丽书写华章美韵。花的紫中透红、白中透粉，以抱洁清雅之姿装点淮地及古城的街角，装点着淮地古城处处氤氲繁华，装点着大众文心的丰盈与诗韵。紫薇花是吉祥如意的化身，是富贵荣华的象征。紫是紫气东来的祥瑞，有清雅高洁的富贵底色；花朵虽微小，却雍容华贵，像上天赠予淮地的美好祝愿，像淮人生活红火的圆满。紫薇迎着富丽的阳光，沐浴着雷暴风雨，仍然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艳丽。紫薇花的淡泊，是向阳而生、向美而开的坚韧，是对生命最深情的颂扬与讴歌。紫薇花静静地开在庭院、公园、路旁，用淡淡的清香与温柔的浅笑，抚慰着众生的心灵，将清雅与宁静播撒在岁月的长河里。紫薇花开，好运常在。

吉祥的紫薇花，带给淮人淮地无限清欢，带给淮人淮地无限希望，带给淮河儿女岁月静好、万事胜意的美满。



水墨丹青

方治安 摄

□随 笔

故乡的酸梨树

丁晓辉

嘴，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总爱围着那棵酸梨树转，不等果子泛出浅黄，就踮着脚摘最矮枝桠上的小酸梨，咬一口酸得直跺脚。邻里长辈们时常叮嘱，不许我们私自摘果贪玩，可孩童的心底最藏不住那点馋念，越是被约束，心底的期许与好奇便越是浓烈。每到慵懒的午后，趁着大人们午休，或是下地劳作的空档，我们三五玩伴便默契相聚，悄悄开启一场专属童年的“偷梨奇遇”。大家分工默契，有人踮脚张望、屏息放风，时刻留意巷口动静，生怕主人忽然归来；有人轻拽低垂的枝条，麻利摘下一个饱满的青梨；个头娇小的伙伴便蹲在树下，捡拾风吹坠落的果子。全程噤声不语，只凭眼神与手势交流，小心翼翼的动作里，藏满了孩童独有的狡黠、忐忑与雀跃。

得手之后，我们一哄而散，躲到僻

静的地方，围坐在一起分享来之不易的“战利品”。在衣角上胡乱蹭去果皮上的白霜，一口咬下，嫩嫩的果肉应声裂开，清冽的汁水瞬间在舌尖迸发。初入心时，直白又凛冽的酸，清爽通透，直击味蕾，酸得我们眉眼紧蹙、腮帮发麻，个个龇牙咧嘴，模样狼狈，却没有一人舍得吐掉。你笑我酸得皱眉憋气，我笑你吃得狼藉可爱，细碎清脆的笑声，洒满静谧的乡野。

随着年岁渐长，我尝遍了市面上各式各样的精品梨子：软糯清甜的秋月梨、细腻多汁的皇冠梨、香醇浓郁的库梨、勒香梨，每一款都经精心培育，甜度饱满、口感顺滑，分寸恰到好处，毫无瑕疵。可这般完美的甜，千篇一律，平淡寡味，少了山野草木的肆意风骨，少了乡土岁月的烟火气息，更少了直击人心的

旧味最是牵魂，总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入梦。昨夜睡梦中，一缕清冽酸涩的味道悄然漫过味蕾，引得满口生津，恍惚间我下意识轻咽口水，骤然从梦里惊醒。夜色安然，窗影轻摇，妻儿依然沉在熟睡的安稳里，只有窗外的霓虹透过窗帘漏进几缕微光。我静躺着，那股酸香却不肯从舌尖褪去，顺着呼吸漫上来，怅思良久，记不起这股陌生而又熟悉的味道来自哪里。直到晨光漫过窗帘，我坐在餐桌旁对着新买的酥梨发怔，才猛地反应过来——这味道，藏在故乡的老屋后，那棵我几乎快要忘记的酸梨树。

儿时的皖北乡村，庭前屋后大都有一棵酸梨树，自打我记事起，它们就歪歪扭扭立在那里，记忆最深刻的是叔叔家屋后的那一棵。它不似桃树、杏树那样年年开得热闹，总是安安静静，树干皴裂得厉害，盘虬着往天空里伸，枝丫歪歪地斜过半个屋顶。每到春深的时候，满树攒着白莹莹的细碎小花，风一吹，落得满地雪似的花瓣，连空气里都浸着淡淡的清甜香。

那时候物质匮乏，哪里有什么零